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史

繹

(六)

馬 驢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釋史卷二十

三代第十

武王克殷

【新書】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尚書中候〕文王廢伯邑考立發爲太子曰修我度遵德紀後恆稱太子發〔論衡〕武王望陽〔白虎通〕武王望羊是謂攝揚盱目陳兵天下宮昌〔春秋元命苞〕武王斷鬃是謂剛強取象參房逐命誅害以從天心〔宋符瑞志〕大娘夢商庭生棘太子發植梓樹於闕閑化爲松柏槲柞以告文王文王幣告羣臣與發壇拜吉夢。

【禮記】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衣冠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閒文王問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文王世子○夢師之妾說見下。

【史記】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武王卽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

【說苑】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

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武王問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姪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武王問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爲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爲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如何。太公對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

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新書】師尙父曰。吾聞之於政也。天下曠曠然。一人有之。萬民薰之。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修於身。而信於與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修之以道。而興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修之以政。而興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諭之以愛。然後能以存也。周武王曰。受命矣。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奈何。粥子曰。唯攻守而戰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治。治

陳仁於刑而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於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爲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管子】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積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戴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途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定矣。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幾。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主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今王已慮其源。豈憂其流乎。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爲之奈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

不意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也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大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爲必然也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鬪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歡說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出師命將與王戲亂之規模。殿將軍之語僞作自露其肘耳。故六韜之書借取二三策而已。武王問太公曰士高下有差乎太公曰人有九差惡口舌爲衆所憎夜臥早起此妻子之將知人饑渴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此十萬之將知天文悉地理四海如妻子此天下之主軍中之事不聞君命○此段見意林。

【說苑】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威武之戰以卑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

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陳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之將者也。

○精簡勝六韜萬言。當是尙父本書。〔抱朴子〕太公曰從孤擊虛。萬人無餘。一女子當百丈夫。○奇俊語。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紀綱。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計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濶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輻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命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屬馳電掣。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閤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論議訟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揚威武。激厲三軍。伸冒難攻銳。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營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變。開闢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諜。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托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樂。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會計三軍營壘糧食所用出入。○質樸。殊存古義。

【三略】略上 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軍讖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未末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爲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治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者爲帝王師故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以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軍讖曰能柔能剛其國彌

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夫爲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所適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大道自然。其巧無閒。軍國之要。察衆心。施百務。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寃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強者抑之。敵者殘之。貪者豐之。欲者使之。畏者隱之。謀者近之。讒者覆之。毀者復之。反者廢之。橫者挫之。滿者損之。歸者招之。服者活之。降者脫之。獲固守之。獲阨塞之。獲難屯之。獲城割之。獲地裂之。獲財散之。敵勳伺之。敵近備之。敵強下之。敵佚去之。敵陵待之。敵暴綏之。敵悖義之。敵陸搆之。順舉挫之。因勢破之。放言過之。四網羅之。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爲者則已。有者則士。焉知利之所在。彼爲諸侯。己爲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處。世能祖祖。鮮能下下。祖祖爲親。下下爲君。下下者。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斂。不匱其財。罕徭役。不使其勞。則國富而家娛。然後選士以司牧之。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英雄者。國之榦。庶民者。國之本。得其榦。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敵國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厲以義。則士死之。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因。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糲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

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軍讖曰。將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也。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故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夫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收敵者。衆也。故亂將不可使保軍。乖衆不可使伐人。攻城不可拔。圖邑則不廢。二者無功。則士力疲。敵士力疲。敵則將孤。衆悖。以守則不固。以戰則奔北。是謂老兵。兵老則將威不行。將無威。則士卒輕刑。士卒輕刑。則軍失伍。軍失伍。則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則敵乘利。敵乘利。則軍必喪。軍讖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軍讖曰。軍以賞爲表。以罰爲裏。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畏。軍讖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士驕則下不順。將憂則內外不相信。謀疑則敵國奮。以此攻伐。則致亂。夫將者。國之命也。將能制勝。則國家安定。軍讖曰。將能清。能淨。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保險難。能制軍權。故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焉。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己。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離心。貪財。則奸不禁。內顧。則士卒淫。將有一則衆不服。有二則軍無式。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及國。軍讖曰。將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姦心閉。士衆

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外闕內則禍不制。財入營則衆姦會。將有此三者。軍必敗。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士卒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軍識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誠也。軍識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軍識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軍識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以寡勝衆者。恩也。以弱勝強者。民也。故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軍識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者。窮也。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夫運糧百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軍識曰。上行虐則下急。刻賦重斂。數刑罰無極。民相殘賊。是謂亡國。軍識曰。內貪外廉。詐譽取名。竊公爲恩。令上下昏。飾躬正顏。以獲高官。是謂盜端。軍識曰。羣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奸枉。抑挫仁賢。背公立私。同位相訕。是謂亂源。軍識曰。強宗聚姦。無位而尊。威無不震。葛藟相連。種德立恩。奪在位權。侵侮下民。國內諠譁。臣蔽不言。是謂亂根。軍識曰。世世作姦。侵盜縣官。進退求便。委曲弄文。以危其君。是謂國姦。軍識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強弱相虜。莫適禁禦。延及君子。國受其害。軍識曰。善善不進。

惡惡不退。賢者隱蔽。不肖在位。國受其害。軍讖曰。枝葉強大。比周居勢。卑賤陵貴。久而益大。上不忍廢。國受其敗。軍讖曰。佞臣在上。一軍皆訟。引威自與。動違於衆。無進無退。苟然取容。專任自己。舉措伐功。誹謗盛德。誣述庸庸。無善無惡。皆與己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作苛政。變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禍殃。軍讖曰。姦雄相稱。障蔽主明。毀譽竝興。壅塞上聰。各阿所私。令主失忠。故主察異言。乃覩其萌。主聘儒賢。姦雄乃遜。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巖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中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禮賞。有功美而無害。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衰。四海會同。王職不廢。雖甲兵之備。而無鬪戰之患。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伯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疎。賞虧則士不用命。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軍勢曰。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爲其惑衆。無使仁者主財。爲其多施而附于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爲吏。士卜問軍之吉凶。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故義者不爲不仁者死。智者不爲闇主謀。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權。臣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故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爲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亂則叛逆。

生。王澤竭則盟誓相誅伐。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攬英雄之心。與衆同好惡。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疑。非詭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聖人體天。賢人法地。智者師古。是故三略爲衰世作。上略設禮賞。別姦雄。著成敗。中略差德行。審權變。下略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故人主深曉上略。則能任賢擒敵。深曉中略。則能御將統衆。深曉下略。則能明盛衰之原。審治國之紀。人臣深曉中略。則能全功保身。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封之于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國。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說其心。夫人衆一合而不可卒離。權威一與而不可卒移。還師罷軍。存亡之階。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霸者之略。故霸者之作。其論駁也。存社稷。羅英雄者。中略之勢也。故勢主祕焉。下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求賢以德。致聖以道。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微者危之階。乖者亡之徵。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族。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釋近謀遠者。功而無勞。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

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不可無一焉。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討賊報讎。義之決也。惻隱之心。仁之發也。德己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出君下臣。名曰命。施於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則令不行。令不行則政不立。政不立則道不通。道不通則邪臣勝。邪臣勝則主威傷。千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君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尙人而下盡力。廢一善則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歸。善者得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至。衆疑無定國。衆惑無治民。疑定惑還。國乃可安。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加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使怨治怨。是謂逆天。使讎治讎。其禍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寧。犯上者尊。貪鄙者富。雖有聖王。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誅。貪鄙者拘。則化行而衆惡涓。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脅。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禮。致節義之士。修其道。然後士可致。而民可保。夫聖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粟。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于己。則建殊絕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揚于後世。聖主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旣熿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

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常懼。而不敢失道。豪傑秉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竭。豪傑低首。國乃可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四民用虛。國乃無儲。四民用足。國乃安樂。賢臣內則邪。臣外則邪。臣內則賢。臣斃。內外失宜。禍亂傳世。大臣疑主。衆奸集聚。臣當君尊。上下乃昏。君當臣處。上下失序。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嫉賢者其名不全。進賢者福流子孫。故君子急于進賢。而美名彰焉。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

○三略本太公所作。黃石公以授張子房者。史稱良游下邳。邳。邳也。有老父出書一編。乃太公兵法也。七錄云。太

公兵法一帙。
三卷。

【史記】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尙火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旣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武王卽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

〔淮南子〕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

之喪。○史本紀。稱武王觀兵。載木主矣。而伯夷列傳。又有父死不葬之說。此皆非實也。自文王有受命改元之謬。說者遂謂武王嗣立不改元。即上接文王之年。而泰誓稱十一年者。畢喪伐紂也。此等妄說。皆不可信。歐陽氏辯之詳矣。
〔論衡〕師尚父為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兕。倉兕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尚書〕發。武王得兵鈐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八百諸侯。順同不謀。魚者視用。無足翼從。欲紂如魚。乃誅。〔宋符瑞志〕度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王寫以世字。魚文消。燔魚以告天。止於王屋。流為赤鳥。鳥銜穀焉。穀者。紀后稷之德。火者。燔魚以告天。天火流下。應以吉也。○倉兕。兕。師。白魚。皆河內女子僞泰誓也。史遷信之。由其未見古文泰誓故耳。

【書】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

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

不無戮于爾邦。〔書序〕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前編曰。黎者。商畿內諸侯之國也。

鉞。使專征伐。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況畿內乎。故諸儒皆以為武王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武王之未伐商。襲前稱故也。傳記武王伐紂曰。西伯軍至洧水。又曰。西伯將焉之。然則武王之為西伯。見於傳記者。有自來矣。〔論衡〕紂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周武受命。〔述異記〕殷紂時。大龜生毛而免生角。是甲兵將興之兆。〔帝王世紀〕殷紂時。六月雪。或雨赤血。鬼哭山鳴。〔墨子〕還至平齊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為男。天雨肉。棘生平國道。王兄自縊也。武王踐功。夢見三神。予既沈潰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馬之旗。〔紀年〕有女子化為丈夫。嶢山崩。夷羊見。二日竝出。

【太公金匱】紂嘗以六月獵於西土。發民逐禽。民諫曰。今六月。天務覆施。地務長養。今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懸於野。君踐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食。天子失道。後必無福。紂以為妖言而誅之。後數月。天暴風雨。

發屋折樹。

【尸子】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爲諂諛使其君樂須臾之樂而忘終身之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謀。

【楚辭注】雷開佞臣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

【淮南子】紂爲無道左強在側。

【史記】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

【書】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於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日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毫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隳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拂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

〔書序〕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論衡〕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說異。

【史記】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誠得治

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新論〕微子傷殷之將亡。終不可奈何。見鴻鵠高飛。援琴作操。其聲清以浮。紂爲淫泆。箕子諫。不

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

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古今樂錄〕箕子佯狂。痛宗廟之爲墟。乃作歌曰。嗟嗟。紂爲無道。殺比干。嗟後重嗟。獨奈何。漆身爲厲。被髮以佯狂。今奈宗廟何。

天乎天哉。欲負石。自投河。嗟復嗟。奈社稷何。後傳以爲操。〔尸子〕箕子胥餘。漆體而爲厲。被髮佯狂。以此爲也。○胥餘。箕子名。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

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

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

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據此。比干之死。在箕子爲奴之後。微子數諫不聽。

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比干。

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據此。箕子爲奴。在比干死後。史何自相抵牾耶。

【韓詩外傳】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

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

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中論〕殷有三仁。微子介子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爲上。箕子次之。比干爲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

【春秋繁露】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窮五采之變。極飾材之工。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畫金玉骨象之工。盛羽族之飾。窮白黑之變。深刑妄殺。以

陵下聽鄭衛之音。充傾宮之志。虎兇文采之獸。以希見之意。賞佞賜讒。以糟爲丘。以酒爲池。孤貧不養。殺聖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孕婦。見其化。斲朝涉之足。察其拇。殺梅伯以爲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羣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字有脫誤。〔帝王世紀〕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水者體不實。故晨寒也。紂乃斯脛而視體。〔楚辭注〕梅伯。紂諸侯也。忠直而數諫紂。紂怒。乃殺之。菹醢其身。箕子見之。則被髮佯狂。〕

【墨子】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虐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劓剔孕婦。庶舊繆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拾遺記〕紂之昏亂。欲討諸侯。使飛廉惡來。誅戮賢良。取其寶器。埋於瓊臺之下。使飛廉等感所近之國侯服之內。使烽燧相續。紂登臺以望火之所在。乃與師往伐其國。殺其君。囚其民。收其女樂。肆其淫虐。神人憤怒。時朱鳥銜火。如星之照耀。亂以烽燧之光。紂乃回惑。使諸侯滅其烽燧。及武王伐紂。樵夫牧豎。探高鳥之巢。得玉璽。文曰。水德將滅。木祚方盛。文皆大篆。紂殷之世。歷已盡。而姬聖之德方隆。是以三分天下。而其二歸周。故蚩蚩之類。嗟殷亡之晚。望周來之遲矣。〔楚辭注〕紂爲無道。諸侯背畔。天下乖離。當懷憂癯瘦。而反形體曼澤。獨何以能平脅肥盛乎。

【呂氏春秋】殷內史向擊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於酒德。避遠箕子。爰近姑與息。妲己爲政。賞罰無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

【太公金匱】太師少師抱其祭器樂器奔周。內史向擊載其圖法亦奔周。武王問太公曰。殷已亡。三人可伐乎。太公曰。臣聞之。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且天與不取。反受其

殃非時而至。是謂妄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易失也。〔禮南子〕武王蔭囑人於榭下。左擁而右屬之。而天下懷其德。

【呂氏春秋】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武王曰：尙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尙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爲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口喑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爲天子。弗能離矣。

【史記】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

紂○晉書傳異曰：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殷有人焉。迴師止旃。三仁紂誅放。然後奮戈牧野。金仁山曰：諸賢尙在。猶足維繫人心。遂民望既絕。無復可冀矣。故伐之。

【周書】周將伐商。順天革命。申諭武義。以訓乎民。作武順。天道尙右。日月西移。地道尙左。水道東流。人道

尙中耳目役心心有四佐不和曰廢地有五行不通曰惡天有四時不時曰凶天道曰祥地道曰義人道曰禮知祥則壽知義則立知禮則行禮義順祥曰吉吉禮左還順地以利本武禮右還順天以利兵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陳人有中曰參無中曰兩兩爭曰弱三和曰彊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五以室成室成以民生民民以度左右手口口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元首曰末五五口十五口元卒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衛曰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辟必明卿必仁正必智右必和佐必勤卒必力辟不明無以慮官卿不仁無以集衆伯不勤無以行令卒不力無以承訓均卒力貌而無比比則不順均伯勤勞而無攜攜則不和均佐和敬而無留留則無成均右肅恭而無羞羞則不興辟必文聖如度元忠尙讓親均惠下集固介德危言不干德曰正正及神人曰極世世能極曰帝

【史記】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尙宮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音律之聲可

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物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朱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

【說苑】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爲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爲天子。以周爲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爲賊。攻義者爲殘。失其民則爲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

【史記】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論衡〕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著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武王伐紂。卜之而龜。占者曰凶。太公曰。龜。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尸子〕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聽。〔六韜〕武王伐紂。雨甚雷疾。武王之乘雷震而死。周公曰。天不祐周矣。太公曰。君秉德而受之。不可如何也。○今本無。〔古今注〕曲蓋。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焉。

【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到於邢丘。楯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乃修武。勒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甯曰修武。〔六韜〕武王問散宜生曰。伐紂吉乎。曰。不吉。將行。雨輒車。太公曰。是非子所知也。祖行之日。雨輒重車。是洗濯甲兵也。○今本無。

【說苑】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奮。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

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爇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淮南子】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至汜而水。至共頭而墜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摯拔。而天下得矣。

【荀子】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汜。至懷而懷。至共頭而山隧。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劓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象起而韶濩廢矣。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跨天下而無靳。

【博物志】武王伐殷。舍於維。逢大風焉。率輿三百乘。甲三千。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戰於牧野。

【書】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右文。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

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鞶老。昵比罪人。淫凶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時厥明。王乃大巡。

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斷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說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書序〕惟十三年。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序稱十一年。書稱十三年。程子謂必有一誤。諸家多係之十一年。朱子係之十三年。

【史記】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泰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此爲泰誓之文，其辭旨亦與古文相出入。

【淮南子】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瞑目而擣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拾遺記〕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集王舟，因以爲晝其旗，翼日而巢紂，名其船曰蜂舟。

【呂氏春秋】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

之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爲人之所欲，己爲人之所惡，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而穫。

【書】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此武成文。〔呂氏春秋〕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于前者，勉而自爲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所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

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豳、微、

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

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

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茲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

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

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

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樂稽耀嘉〕武王承命，與師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

誅於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鬱搖。

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武成

文。

【詩】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大明首章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驥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七章八章（詩序）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淮南子】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剛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戈而射，傍戟而

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

也。（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陳于商郊，起自黃島，至于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今本無。〔論衡〕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

民見兒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竊謀惑民，權掩不備，周之所諱也。○是何等謀邪，而以厚誣太公。

【史記】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

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

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

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

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

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縣其

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

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閔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筮。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此本逸周書也。周書文小異。并錄於左。以備考。

【周書】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商辛奔內。登於廩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適王所。乃尅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懸諸太白。適二女之所。乃既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小白。乃出場于厥軍。及期。百夫荷素質之旗于王前。叔振奏拜假。又陳常車。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泰顛、閔夭皆執輕呂以奏王。王入。卽位于社。太卒之左。羣臣畢從。毛伯鄭奉明水。衛叔傅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筮。曰：「殷末孫受德。述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顯聞於昊天。」上帝。周公再拜稽首，乃出。○儒者多不信武王斬紂之事。然見於諸家之說尤多。備錄于後。

【帝王世紀】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

見利卽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不惡而嚴。是以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周師整肅之容。殷民靈霓之望。俱寫照如生。《周書》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大智玉瑛。縫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皆焚玉四千。五日。武王乃俾於千人求之。四千庶則銷。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凡天智玉。武王則寶與同。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

【墨子】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手禽費中。惡來衆畔。

百走。武王遂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以爲天下諸侯。儻〔論衡〕武王伐紂。紂赴火死。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斃殷紂之頸。手汚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然也。○言又過甚。

【新書】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願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鬪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位。舉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蹶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擗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據此。武王不斬紂。

【淮南子】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羗里。○據此。紂猶不死而拘。

【史記】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椁。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椁。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按孟子。戮飛廉於海隅也。

【呂氏春秋】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

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新序同。〔六韜〕武

王伐殷。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亡。亦有妖乎。一人曰。殷國常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雞子。大者如箕。嘗六月而雨雪。深尺餘。武王曰。大哉妖也。一人對曰。非殷國之大妖也。殷國大妖三十六章。殷君喜射人。喜以人食餒虎。喜剖人心。喜殺孕婦。以信者爲不信。以誣者爲真。以忠者爲不忠。忠諫者死。阿諛者賞。以君子爲下。以小人爲上。以佞辯爲相。以女子爲政。急令暴取。萬民愁苦。喜田獵走狗試馬。出入不時。不避大風甚雨。不避寒暑。喜修治池。喜日夜無已。喜爲酒池肉丘。牛飲者三千人。飲之以金鼓坐起。無長幼之序。貴賤之禮。聽讒用譽。無功者賞。無功者富。所愛身制禮令。無禮儀。無聖人。無賢士。無衡樞。無斗斛。無長幼之序。無錙銖。有罪赦。無罪誅。此殷國之大妖。其餘不可勝數。臣言不能盡。○御覽引。

【書】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說服。○武成文。

【尚書大傳】武王與紂戰于牧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屋。餘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親。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

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頃宮之女。而民知方。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況於復籍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於復徵乎？〔說苑〕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胥餘。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誅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說苑】與殷戰於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

【呂氏春秋】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且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發巨橋之粟。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賑困窮。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表商容之間。士過者趨。車過者下。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爲諸侯。諸大夫賞以書社。庶士施政去賦。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爲禽。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避天子。親殷如周。視人如己。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爲天子。〔史記〕令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說。於是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索隱曰：夏殷天子。亦皆稱帝。世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貶號爲王。故本紀皆帝。而後

總曰三王也。

【淮南子】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象。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紘。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越絕書〕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

諸侯。皆一旦會於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還。諸侯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剗姪婦。殘朝涉。武王見賢臣已亡。乃朝天下。與師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大倉之粟。以贍天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以禮信也。

【周書】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乃命閔天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祀崇賓饗禱之于軍。乃班。

【史記】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尙父謀居多。○嘯堂集古錄。武王封比干墓。作銅盤。銘曰。右林左京。後岡前道。萬世之寧。於焉是保。

【周書】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執夫惡臣百人。太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戊辰。王遂禦循。自祀文王。時日。王立政。呂他命伐越。戲方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侯來命伐靡。集于陳。辛巳。至。告以馘俘。甲申。百兪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庚子。陳本命伐磨。百章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命新荒蜀磨。

至告禽霍侯俘艾洸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百兩告以馘俘百韋至告以禽宣力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厲告以馘俘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鼈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熊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麀十有六麇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武王遂征四方凡愍國九十有九國馘麇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此記滅殷分俘諸國并狩禽也。殘缺錯簡。多所未詳。爲數之多。疑皆失實。

【韓非子】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未詳其事。或是滅武庚時。〔太公金匱〕武王伐紂。丁侯不朝。尙父乃畫丁侯於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問卜矣。占云。崇在周。丁侯恐懼。乃遣使者詣武王。請舉國爲臣虜。武王許之。歸爲太師尙父謂使曰。歸矣。吾已告諸神。言丁侯前畔義。今已來降。比使者歸。子之君自愈矣。使者辭去。尙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己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及至丁侯病稍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越裳氏獻白雉。○偃而

【書】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武成文

【呂氏春秋】然後濟於河西歸報於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馬弗復乘牛弗復服鼗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

【淮南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

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間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持久之，則塞民於兌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替而載之，木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合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雜霸之術，不可據爲太公語。

【太公金匱】武王平殷還，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如何？太公曰：無故無新，如天如地，得殷之財，與殷之民共之，則商得其賈，農得其田也。一目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聰，一足步則不行，選賢自代，上下各得其所。

【周書】維武王勝殷，撫國綏民，乃觀于殷政，告周公旦曰：嗚呼！殷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和此如何？周公曰：聞之文考，來遠賓，廣近者道，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營邑制，命之曰大聚。先誘之以四郊，王親在之，賓大夫免列，以選赦刑，以寬復亡，解辱削赦，口重皆有數，此謂行風，乃立縣鄙商旅，曰：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闢開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遠旅來至，關人易資，舍其委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振乏救窮，老弱疾病，孤子寡獨，惟政所先，民有欲畜，發令以國爲邑，以邑爲鄉，以鄉爲閭，禍災相恤，資喪比服，五戶爲伍，以首爲長，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合閭立教，以威爲長，合旅

歸之。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畜五味以備百草。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立職喪以恤死。立大葬以正同。立君子以修禮樂。立小人以教用兵。立鄉社以習容。春和獵耕耘。以習遷行。教茅與樹藝。比長立職。與田疇皆通。立祭祀。與歲穀登下厚薄。此謂德教。若其凶土陋民。賤食貴貨。是不知政。山林藪澤。以因其口。工匠役工。以政其材。商賈趣市。以合其用。外商資貴而來。貴物益賤。資賤物出。貴物以通其器。夫然則關夷市平。財無鬱廢。商不乏資。百工不失其時。無怙不教。口無窮乏。則此謂和德。若有不言。乃政其凶。陂溝道路。蕪蕝丘墳。不可樹穀者。樹以材木。春發枯槁。夏發榮葉。秋發實蔬。冬發薪烝。以匡窮困。揖其民力。相更爲師。因其土宜。以爲民資。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此謂仁德。且聞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序。天不失其時。以成萬財。萬財旣成。放此爲人。此謂正德。泉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稱賢使能。官有材而歸之。關市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此謂歸德。五德旣明。民乃知常。武王再拜曰。嗚呼。允哉。天民側側。余知其極有宜。乃召昆吾。治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

○王政鑿鑿。已具周官六篇規模。

【書】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歸。行狩。祀政事。作武成。○往伐歸

【禮記】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於社稷。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遂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大傳

【周書】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辛亥。薦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王不革服。格于廟。秉語治庶國。籥人九終。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罪。籥人造王秉黃鉞。正國伯。壬子。王服袞衣。矢琰。格廟。籥人造王秉黃鉞。正邦君。癸丑。薦俘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琰。秉黃鉞。執戈。王奏庸大享一終。王拜首稽首。王定。奏其大享三終。甲寅。謁我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乙卯。籥人奏崇禹。生開三鍾終。王定。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

成武王朝至燎于周維予沖子綏文武王降自車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武王乃廢于紂矢惡臣八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大師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帥司徒司馬初厥于郊號武王乃夾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或入武王在祀大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周廟翼予沖子斷牛六斷羊二庶國乃竟告于周廟曰古朕聞文考修商人典以斬紂身告于天子稷用小牲羊豕於百神水土于誓社曰惟予沖子綏文考至于沖子用牛于天子稷五百有四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記獻俘祭告之事惜殘闕難考矣

【墨子】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楚辭注〕武王既誅紂令壞郟岐之社徒以爲天下太社

【大戴禮記】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尙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尙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尙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尙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尙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機爲銘焉於鑑爲銘焉於盥盤爲銘

焉。於楹爲銘焉。於杖爲銘焉。於帶爲銘焉。於履屨爲銘焉。於觴豆爲銘焉。於戶爲銘焉。於牖爲銘焉。於劍爲銘焉。於弓爲銘焉。於矛爲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機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垢，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寃，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勲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勲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差，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俱見古雅。〔太公金匱〕武王曰：吾隨師尚父之言，因以書銘，隨身自誠。書冠曰：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爲德告。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劍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順，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書門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書戶曰：出長之，入懼之。書牖曰：闕望密，且念所得，可思所忘。書編曰：昏謹守，深察訛。書硯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破礙，無爲汝開。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太平御覽引。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以身。凡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執惟二者，後必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後漢書注引。〔太公陰謀〕武王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毫毛茂茂，陷水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沈涵致非，社稷爲危。○後漢書注引。筆銘曰：毫毛茂茂，陷水

可脫。昭文不活。筆銘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贖。民極則敗。○御覽引。按金匱陰謀諸銘。漆膚纖巧。不及大戴所載遠矣。此真質之別。(太公金匱)武王問。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太公曰。黃帝云。余在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緘其口。慎言語也。堯居民上。振振如臨深淵。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居民上。翼翼恐不敢息。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慎終與始。完如金城。○意林引。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
○文選注。

【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太史公雜傳傳記。以爲伯夷列傳。謂夷齊至周而文王死。武王三年而滅殷。意夷齊歸文王久矣。其後武王伐殷。諫不聽。乃去周而餓死爾。載籍缺亡。不可得而考矣。彼莊子呂覽之言。何足爲信。(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也。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論語疏引。(風俗通)姓墨胎氏。

【汲冢書】武王十三年。率虎賁三千人渡河。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不聽。去隱於首陽山。或告伯夷叔齊曰。胤子在邶。父師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夾煽王燼。商可復也。子其勉之。伯夷叔齊曰。此非吾事也。曰。然則叩馬而諫何爲。曰。爲萬世之君臣也。曰。然則今何爲。曰。有死耳。曰。有死而何以采薇爲。天下周之天

下則山亦周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無乃欲死而求生乎。遂餓而死。

○此復近信。〔古史考〕夷齊采薇而食。野有婦人謂之曰。子若食。

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列士傳〕孤竹君薨。伯夷。長子。當立。乃讓與弟叔齊。不受。乃讓與異母弟。餘。夷齊皆如周。值文王薨。武王伐紂。夷齊不從。遂去。隱於首陽山。不食周粟。探薇而食。時王摩子入山。難之曰。君不食周粟。而隱周山。食周薇。奈何。二人遂不食薇。經七日。天遣白鹿乳之。得數日。夷齊私念。此鹿肉食之必美。鹿知其意。不復來。二子遂餓而死。

【呂氏春秋】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卽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其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爲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其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嘻。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爲正。樂治與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瘠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爲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爲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竝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

○莊子略同。莊生放誕。誣聖。彼呂質從前信之。然此段文亦奇。〔論語〕伯夷。叔齊。義遜龍舉。〔莊子〕若伯夷。叔齊者。

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韓非書云。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按周初官秩無將軍之名。其言妄也。

【韓詩外傳】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此亦異聞。

【呂氏春秋】武王卽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於京太室。乃命周公作爲大武。（荀子）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象起而韶濩廢矣。

【淮南子】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尙赤。

【禮記】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旣聞命矣。敢聞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

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罽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囊。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樂記

【詩】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詩序〕武。奏大武也。○春秋內已有武王諡。非武王時作矣。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詩序〕贊。大封於廟也。人也。○春秋傳。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聞之。以爲武三章。朱子云。其謂武王時作。亦說。

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詩序〕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

烝哉。鎬京辟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

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文王有聲後四章。〔詩序〕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朱子云。此篇

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紀年〕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藜爲宮室。因名蒿宮。既有天下。遂都於鎬。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

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

哉。嗣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詩序〕下武。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書】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燹大保。乃作旅燹。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懿親。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

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

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

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書序〕西旅獻燹。大保作旅燹。巢伯來朝。芮伯

斬而復生。中有管。周武王時。孤竹之國。獻瑞筍一株。

【詩】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隴山喬嶽。允猶翕

河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詩序〕時邁。巡守祭告衆望也。殷。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韓詩薛君傳〕薄言振之。振。奮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

應其政。魚麗于鼈。嘗漁。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鼈。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鼈。鯉。君子有酒。旨

且有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借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詩序〕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

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舊說以魚麗以下屬武王。嘉魚以下屬成王。朱子辯其非是。詳見集傳。何

彼禮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離。王姬之車。何彼禮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

王之子。平王之孫。〔詩序〕何彼標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離之德也。○舊說。武王時詩。朱子云。時世不可知。

讀哉。黎微子之篇。知殷之所以亡。讀秦誓。牧誓之辭。知周之所以興。序曰。殷始咎周。周人乘黎。黎者。殷

圻內國也。昔文王受命征伐。西方之國。自關河以東。未有事焉。況圻內乎。武王嗣爲西伯。亦猶然服事

之心。遲至九年。然後觀兵孟津。猶以爲天命未可。還歸去之。戡黎其在茲時乎。傳稱紂有黎之蒐。則黎

紂之黨也。戡黎以警紂。示以剝牀及膚之勢。而紂不悟。祖伊情迫語峻。明告以陸危。而莫之省也。殷尚

可以不亡乎。三仁皆戚臣也。屢諫不聽。誠不忍見家國之傾覆。宗廟之不血食。心煩慮亂。莫知適從。徘徊

回去處之閒。有甚於痛哭流涕者。紂方恣睢自賢。罔有悛心。殷之亡。尚可以待乎。於時微子去矣。箕子

比干。囚且死矣。天下之人。迫於水火之深。熱望我后之來蘇。武王於此。灼見天命民心之歸己。不可辭

也。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紂一日不亡。民一日不生。民不生。則天心弗忍。取殘救民之責。武王又安所

讓哉。是故文武之心一也。文事武伐。其道同也。視天與人而已矣。問者曰。克殷者。周也。當其事勢已迫。祖伊之告。何獨責紂。而不咎周。微子箕子。又何獨歎殷之必亡。而不謀所以禦周。曰。木之顛也。本自撥。牆之踣也。基自壞。周蓋輔本而扶基者。非覆木扣基者也。紂之無道。億兆離心久矣。文武不興。八百諸侯。孰非伺隙而乘之者。惟文王率天下以事殷。武王遲之又久。不得已而後從事。則殷紂數十年之天下。周實延之。商之臣子。於周何尤哉。紂若不死。武王爲民請命。亦放廢之而已。未必遽推刃於其頸。旣而紂已自焚。遂封武庚。以奉其先祀。周之於殷。可不謂仁之至。義之盡與。問者曰。立國象賢。所以永世。微子之去。抱祭器以奔周。蘇子古史。固取其說矣。傳又稱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經輿櫬。武王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是周之滅殷。微子已歸周矣。舍微立庚。俾後有三監之畔。武於此爲失明乎。曰。微子歸周之說。非實也。孔子曰。微子去之。初不言其何之。按史。殷本紀。微子數諫不入。與太師少師謀而去。其後比干剖箕子囚。二師乃持其祭器奔周。二師不言何名。而周本紀。則以爲疵。與強也。是當日蓋有持器以歸周者。而非微子矣。至宋世家。則又謂武王伐紂。微子持祭器造于軍門。遷之自爲牴牾如此。詎可信耶。夫微子之去。其自籌審矣。度紂終不可諫。諫必不我聽。身爲懿親。固不欲爲苟去。姑遜避於荒野。君或感悟。箕子比干。庶可借以施其匡救。卽其自靖之言。觀之。惓惓忠愛。恐一旦溘先朝露。則無以穀我先王。惟是各盡其所自獻。未暇計及身之禍福。顧忍以重器適他人乎。若夫面縛銜璧。楚臣權。

辭以導其君。是又未可據也。況入殷之後。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恩禮徧舉。獨不及微子。以微子遜荒。未之獲也。迨武庚既叛而誅。始封微子於宋。賓王家。以備三恪。然後微子於此。義固不可辭爾。方紂之昏狂。箕子比干。其強諫一也。比干適逢其怒。而見殺。箕子偶不見殺而囚。而後世之說者。以爲箕子不死。欲傳道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姑以不死傳道。且豫知武王之訪己。留身以待之。此其妄謬不經。無足深辯。又或謂比干諫而剖心。生於亂世。不能以智自免。故三仁之中。比干爲下。噫。聖賢之所以爲。以身爲萬世法。若殷之三仁。不幸而遭亂世。其忠君愛國之心。無不同。而生死去就之義。或各異。後之人見其迹。不見其心。又從而誣罔。以資口實。其亦未取孔子之言。而重思之乎。

釋史卷二十一

三代第十一

周建諸侯

【史記】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書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亡。〔呂氏春秋〕武王勝殷。入殷。未下鞶。命封黃帝之後於鑄。封帝堯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下鞶。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韓詩外傳〕既反商。未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禮記。韓詩同。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唐。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恭德不純。形勢弱也。〔荀子〕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執謂周公儉哉。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載最少。同母昆弟十人。唯發且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

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爲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爲周公。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爲二。其一封微子啓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衛君。是爲衛康叔。封季載於冉。冉季康叔皆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空。冉季爲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餘五叔皆就國。無爲天子吏者。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爲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爲魯。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後爲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爲曹。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爲衛。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爲殷。殷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王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爲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皐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無譜。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爲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餘乃爲顯諸侯。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小不足齒列。弗論也。

周武王時侯伯尙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攻相并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于傳上

紀曰

武王大建公侯於天下封黃帝之後於虜唐帝之後於薊虞帝之後胡公媯滿於陳以備三恪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於杞封紂子武庚於殷皆爲上公是爲二王之後得神農之後封之於焦封尙父於周周公於魯召公於燕庶叔高於畢皆留周封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處於霍以監殷是爲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於朝歌國號衛封叔振鐸於曹叔武於鄭季載於邲封庶弟叔繡於滕叔鄭於毛又封諸叔於郟於雍於原於郟於豐統仲統叔爲文王廂士仲封於西虢叔封於東虢初泰伯仲雍奔荆楚遂爲國自號勾吳泰伯薨仲雍嗣天子使求其後得周章仲雍曾孫也世君吳矣因封之曰吳伯復封章弟爲虞仲封少昊之裔茲與於莒封祝融安期之裔挾於邾封四岳姜姓文叔於許封仲虺弟雍滑之後於薛兄弟之君十有五人同姓者四十人班宗彜作分器○此述武王封建之國最爲詳備【已上總載列國】

【史記】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尙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

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

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使魚鹽之

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爲大國○說苑鄭桓公就封事同〔鹽鐵論〕昔太公封營丘之墟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丁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爲疆國

【韓非子】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喬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

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

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

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

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

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卻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喬。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卻馬於門。而狂喬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喬。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太公望曰。狂喬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施其軫也。

【春秋繁露】營蕩爲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焉。以治國之要。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奈何。營蕩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愛人尊老奈何。營蕩對曰。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

【史記】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爲大國。都營【已上太公封齊】

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詳攝政篇。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

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

人。〔說苑〕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吐哺。

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荀子】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爲人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故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氣也。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躡而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不

聞卽物少。至少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爲之貌。下士。吾厚爲之貌。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正。戒之矣。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呂氏春秋〕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弗利也。〔尙書大傳〕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息。文章不廢也。三管。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梓實實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實晉然而下。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

【說苑】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樽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勿格以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旣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史記】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

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也。及後，聞伯

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呂氏春秋〕

於齊。周公且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且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且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日以

削。至於觀存，三十四世而亡。〔說苑〕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矣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

對曰：親親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已上周公封魯〕

【史記】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

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

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詩。〔韓詩外傳〕

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吾以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蒞於阡陌隴

畝之閒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說，耕桑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者，不

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

伯所爰，此之謂也。〔說苑〕召公連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閒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樂勸聲儀〕召伯，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職，常戰

慄恐懼，故舍於樹下而聽斷焉。勞身苦惱，然後乃與聖人齊。是以周南無美而召南美之。

【詩】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詩序〕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詩序〕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詩序〕

也。衰亂之俗微。真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列女傳〕申人之女。既許嫁於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有淫慾之行者焉。○此說行露詩異。〔韓詩外傳〕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揚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論衡〕召公年百八十。〔己上召公封燕〕

【書】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斂。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遜。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不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痼瘵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斂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又曰。非汝封。劓人。無或劓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斂。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

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譬不畏死。罔弗慙。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慙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子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告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棠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湫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湫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愆勿辯乃司民湫于酒

〔書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康誥稱朕弟管

兄。其爲武王命康叔之書無疑。前儒論之詳矣。蓋篇首錯簡洛誥之文。故作序者誤以爲成王之書耳。書序之不可信如此。史記以下。襲謬承訛。謂武王時康叔尙幼。故不得封。而本紀言武王克殷。衛康叔封布茲。又自相矛盾。今從諸儒。以康誥酒誥二篇。定爲武王之書。而梓材一篇。別爲治洛命佚邦之文。復從仁山金氏之說也。

【史記】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尙有冉季。冉季最少。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閒。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

○前編謂成王滅三監之後。以殷餘民益封康叔也。若以

康誥等篇在成王時。則不可。【鸞子】昔者魯周公命康叔往守於殷。戒之曰。與殺不幸。寧失有辜。無有無辜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戒之封。誅賞之慎焉。

康叔之國。旣以此命。能和集

其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

【已上康叔封衛】

【史記】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于曹。

【已上曹叔封曹】

【史記】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

之奔荆蠻。自號勾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

【吳越春秋】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太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

古公病。二人託名采藥於衡山。遂之荆蠻。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爲勾吳。吳人或問。何像而爲勾。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勾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餘家。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荆蠻。故太伯起城。周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人民皆耕田其中。【符子】太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傅曰。太王欲以一國之事而以

嗣我。我其蓋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

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

〔世本〕吳孰哉居滄離。○宋

衷云。孰哉。仲雍字也。

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為虞仲。列為諸侯。〔已上周章封吳〕

【史記】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媯汭。其後因為氏姓。姓媯氏。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為胡公。

○按左傳。虞闕父為周武王陶正。其子胡公。武王配以元女大姬。而封之陳。以備三恪。史失不載。〔已上胡公封陳〕

【史記】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已上東樓公封杞〕

【史記】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

【書】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斁。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

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

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

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

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

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癘。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其有好事于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

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敝。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書序)武王勝殷殺受。以箕子歸。作洪範。

【史記】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尚書大傳)武王勝殷。纘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囚以朝鮮封之。 其後箕

子朝周。過故殷虛。咸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咏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僮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尚書大傳)箕子

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

【後漢書】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置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

貞信。飲食以籩豆。○前書。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為婢。欲自賸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讎。音義曰。八條不具見也。 昔箕子

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頭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水經注〕朝鮮。故箕子國也。箕子教民以義。田穡信厚。約以八法。而下知禁。遂成禮俗。〔已上箕子封朝鮮〕

【史記】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論語曰。微子去之。殷未亡時。微子已去矣。面縛之說。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耳。未可爲信。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既承成王命。誅

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

【書】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書序〕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詩】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詩序〕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尚書大傳〕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斬斲兮。禾黍之繩繩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爲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

不我好仇。○史云其子也。事同人異。必有一誤。【已上微子封宋】

【史記】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稱以爲卿士。蓋仕周。非仕魯也。史誤疑說。

【書】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書序】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已上蔡仲封蔡】

【史記】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呂氏春秋】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撥梧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

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國。○說苑亦云周公。按左傳。命以唐誥。又武王之。復有邗應韓三國也。【已上唐叔封唐後改號晉】

【史記】季連生附沮。附沮生宄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諸書言鬻子見文王。年已九十。而鬻子書有康叔守殷。賈誼書言成王見於鬻子。壽何長也。史云鬻熊蚤卒。而成王之所封。乃其曾孫也。事頗乖異。姑闕之。以俟考。【已上熊繹封楚】

【華陽國志】武王既克殷。封其宗姬於巴。爵之以子。其地。東至魚復。西至樊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其民質直好義。土風敦厚。有先民之流。故其詩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穀。可以養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穀旨酒。可以養母。其祭祀之詩曰。惟月孟春。禋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潔。彼儀惟澤。蒸命良辰。祖考來格。其好古樂道之詩曰。日月明明。亦惟其名。誰能長生。不朽難獲。又曰。惟德實寶。富貴何常。我思古人。令聞令望。而其失在於重遲魯鈍。俗素樸。無創次辨麗之氣。其屬有濮賚首共奴獮夷蠻之蠻。【已上巴子之封】

封建肇於三皇。至五帝而制備。歷夏洎商。爰周邗隆。其法尤密矣。武王之有天下也。大封公侯於天下。班彝分器。作之屏翰。以衛王室。同姓兄弟之國。五十有五。而異姓勤勞。以次畢封。褒錄前帝苗裔。立有虞夏商之後。以備三恪。其制則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其宗盟則同姓爲先。異姓爲後。強韜弱枝。犬牙交錯。至矣哉。周詳長慮。誠久安之模已。春秋之君子。猶習於周之故。其言太王之昭。有太伯。虞仲。王季之穆。有虢仲。虢叔。文王之昭。有管。蔡。邴。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豐。郇。武王之穆。有邗。晉。應。韓。周公之胤。有凡。蔣。邢。茅。胙。祭。惟管。叔有罪。無後。諸皆分茅食土。在外爲國。在內爲采。內爲公卿。外爲牧伯。見於

詩書傳記者。歷可考也。傳稱武王克殷有天下。分建諸侯。又言文武成康。竝建母弟。以蕃屏周。蓋周之列國。雖歷世分封。而原其創業始基。則歸功武王焉。以文武之締造經營。周公之撥亂反正。馴及成康。重熙累洽。列侯羣辟。星羅碁布於九州之中。扞衛牧圉。內外奠安。可不謂至善邪。迨後上失其制。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禮樂征伐。侵尋四潰。而王官方伯。黷貨莫能征討。浸淫不振。以至於亡。故人皆曰。周以弱亡。論者徒見周之弱亡。以封建故。而不知其所以長世者。正以封建故也。驪山之禍。賴秦伯以復存。東遷晉鄭。是依春秋盟會。以尊王室。迨至七國紛爭。周弱極矣。猶以爲共主。而不敢取嚮使。周不建國。夷厲已失之矣。何必赧哉。秦并天下。謂己之以侯得也。又忿六國之難取也。於是罷侯置守。功臣子孫。尺地蔑有。自以爲得矣。未幾。劉季起於匹夫。奚必有土。乃王哉。漢懲秦敝。亦欲法三代之封建。高帝面牆。擇立失宜。割地罔制。大國連數郡。三庶孽瓜分天下之半。尾大抗衡。後世又從而削之。以致叛逆。誅絕三代之法。蕩然無餘矣。如以諸侯爲難制。不若郡縣之易安也。何三代建國。不聞匹夫橫行之禍。秦漢置守。羣盜竝起。州郡莫有制者。東周雖萎。然猶侯伯相維。未至遽亡。莽卓盜漢。天下之牧守。無敢議者。戍卒亡命。呼號草澤之間。斗筲穿窬。移國榷板之際。甚矣郡縣不足恃。而封建爲可久也。語云。馬蚊至死不僵。以輔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

釋史卷二十二

三代第十二

周公攝政

【史記】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

〔紀年〕遂分天之明。立

受子祿父。是爲武庚。〔帝王世紀〕自殷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是爲三監。○按漢書地理志。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謂之三監。其說異。〔周書〕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蔡叔自作殷之監。

【書】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墀。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遭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且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瘞。〔書序〕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史記】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爲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帝王世紀〕武王妃。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於內。生太子誦。〔新書〕周后妃妊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獨處而不偕。雖怒而不嘗。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嚮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聖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於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是觀之。立左右不可不練也。〔史記〕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紀年〕武王年五十四。○據禮記夢齡之說。則文王十五生武王。前此已有伯邑考。武王八十一生成王。後此復有唐叔虞矣。未可憑信。

【禮記】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

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文王世子。

【新書】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其身體。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亡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政。而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天子不諭於先聖人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是義禮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侷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黎庶。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誠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侈於左右。近臣。委愛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慾。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節度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瞻視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不德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辟廢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文雅之辭。答左右近臣。

不知已諾之適。簡聞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綵從美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譙讓不以節。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強食。饑而餒。暑而渴。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尙自爲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還面。而御器之不舉不減。拆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謠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頌逆樂之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嘗。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史記】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維茲有陳保又有般。於是召公乃說。

【書】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般。般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遠。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

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喪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罔。

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書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訟。

周公作君與。○大紀以君與之作在元年，而不在定亂之後，前編從之。

【家語】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亦爲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王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大戴禮記〕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急於財，親賢使能。〔古史考〕成王將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竹爲冠，〔尙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焉？周公曰：古之人有冒皮而勾頸，然鳳凰巢其樹，麒麟聚其域也。〔述異記〕周成王元年，貝多國人獻舞雀，周公命返之。

【書】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史記】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書稱居東，避流言也。罪人斯得者，始知流言管蔡爲之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是也。史於此敘述未明。

而孔氏以居東爲東征，尤非。

【越絕書】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黍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

【詩】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 狼跋其胡載

窻其尾公孫碩膚赤鳥几几狼窻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詩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

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易】乾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

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坤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

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

玄黃用六利永貞 屯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

乃字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九五屯其膏

小貞吉大貞凶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蒙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九二包蒙吉納婦

吉子克家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六四困蒙吝六五童蒙吉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需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九三需于泥致寇至六四需于血出自穴九五

需于酒食。貞吉。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訟。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九五。訟。元吉。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六三。師或輿尸。凶。六四。師左次。无咎。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比。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六二。比之。自內。貞吉。六三。比之。匪人。六四。外比之。貞吉。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上六。比之。无首凶。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二。牽復。吉。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履。初九。素履往。无咎。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九五。夬履。貞厲。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六三。包羞。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上九。傾否。先否後喜。同人。初九。同人于門。无咎。六二。同人于宗。吝。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

師克相遇。上九同人于郊。无悔。大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九四。匪其彭。无咎。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謙。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六二。鳴謙。貞吉。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六四。无不利。撝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豫。初六。鳴豫。吉。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六三。盱豫悔。遲有悔。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六五。貞疾。恆不死。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隨。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九五。孚于嘉。吉。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蠱。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六五。幹父之蠱。用譽。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臨。初九。咸臨。貞吉。九二。咸臨。吉。无不利。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六四。至臨。无咎。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上六。敦臨。吉。无咎。觀。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六二。闕觀。利女貞。六三。觀我生。進退。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噬嗑。初九。履校滅趾。无咎。六二。噬膚滅鼻。无咎。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上九。何校滅耳。凶。賁。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六二。賁其須。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上九。白賁无咎。剝。初六。剝牀以足。蔑貞。

凶。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六三。剝之无咎。六四。剝牀以膚。凶。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復。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六二。休復。吉。六三。頻復。厲无咎。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无悔。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无妄。初九。无妄往。吉。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九四。可貞。无咎。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大畜。初九。有厲利己。九二。輿說輶。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六四。童牛之牯。元吉。六五。豮豕之牙。吉。上九。何天之衢。亨。頤。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九三。棟桡。凶。九四。棟隆。吉。有它吝。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坎。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九二。坎有險。求小得。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離。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六二。黃離。元吉。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右上篇咸。初六。咸其拇。六二。咸其腓。凶。居吉。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九五。咸其脢。

无悔上六。威其輔頰舌。恒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九二。悔亡。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九四。田无禽。九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上六。振恆凶。遯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九五。嘉遯。貞吉。上九。肥遯。无不利。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九二。貞吉。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六五。喪羊于易。无悔。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晉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六三。衆允。悔亡。九四。晉如鼫鼠。貞厲。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明夷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家人初九。閑有家。悔亡。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六四。富家大吉。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上九。有孚。威如。終吉。睽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九二。遇主于巷。无咎。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蹇初六。往蹇來譽。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九三。往蹇來反。六四。往蹇來連。九五。大蹇朋來。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解。

初六无咎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六三負其乘致寇至貞吝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六五君子維其解吉有孚于小人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 損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益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亨于帝吉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夬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九五苒陸夬夬中行无咎上六无號終有凶 姤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九四包无魚起凶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萃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六二引吉無咎孚乃利用禴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九四大吉无咎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升初六允升大吉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九三升虛邑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六五貞吉升階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困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

其妻凶。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井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竝受其福。六四井甃无咎。九五井冽寒泉食。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革初九鞶用黃牛之革。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鼎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震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九四震遂泥。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艮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六四艮其身。无咎。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上六敦艮吉。漸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九三鴻漸于陸。夫位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歸妹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豐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尙。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六五。來章。有慶譽。吉。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覲。凶。旅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上九。烏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巽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九三。頻巽。吝。六四。悔亡。田獲三品。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兌初九。和兌。吉。九二。孚兌。吉。悔亡。六三。來兌。凶。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九五。孚于剝。有厲。上六。引兌。渙初六。用拯馬壯。吉。九二。渙奔其机。悔亡。六三。渙其躬。无悔。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節初九。不出戶庭。无咎。九二。不出門庭。凶。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六四。安節。亨。九五。甘節。吉。往有尙。上六。苦節。貞凶。悔亡。中孚初九。虞吉。有他不燕。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九五。有孚攣如。无咎。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小過初六。飛鳥以凶。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既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六二。婦喪其茀。

勿逐七日得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上六。濡其首厲。未濟。初六。濡其尾。吝。九二。曳其輪。貞吉。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右下篇。○綱目前編云。或曰。周公居東。取易之三百八十四爻。各繫以辭。按文王因爻里。有卦辭。周公居東。有爻辭。作易者其有憂患。宜其然乎。故載於此。

【詩】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觶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莠蕞。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縱。獻豝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墮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詩序）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序

稱周公遭變故。先儒以爲居東時所作。或云幽之舊詩。而周公陳之。

【書】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王亦未敢請公。

【詩】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掎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嗷嗷。〔詩序〕鷓鴣。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鷓鴣焉。〔韓詩說〕鷓鴣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蒿。風至。商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文選注引。

【書】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越絕書】一年天暴風雨。日夜不休。五穀不生。樹木盡偃。成大恐。乃發金縢之櫃。察周公之冊。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生。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盛德也。

〔書稱居東二年。此云巡邊一年。則一字當誤。〕

【詩】九罭之魚。鱗魴。我觀之子。袞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詩序〕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制朝廷之不知也。〔詩傳〕周公歸於周。魯人欲留之。弗克。賦九罭。

【尚書大傳】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霍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

奭爲傅。周公身聽天下之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王。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

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矣。〔詩傳〕管叔封於邯。與蔡叔霍叔

不聽。三叔遂以殷畔。康叔憂王室。賦柏舟。子曰。仁矣。吾於柏舟見匹夫不可奪志也。管叔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管叔以殷畔。鄙人風之。賦匏有苦葉。管叔以殷畔。仕者苦之。賦北門。三叔釋周公。鄙人風之。賦牆有茨。

三叔以殷畔。遂伐衛。鄙人從軍。其妻念之。賦柏兮。○詩傳所說。多與毛鄭不同。其尤異者。以邯鄙屬之管霍也。

【史記】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寧淮

夷。東土二年而畢定。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竝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膺。作

膺誓。遂平徐戎。定魯。

【說苑】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

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

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

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傅之於膺。周

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韓詩外傳〕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且也。客曰。在外

卽言外。在內卽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卽言。

• 坐卽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且也。明日與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

【書】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敍。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子。敕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事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遠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繇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恚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闕恚。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恚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蓄。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卽。敕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

其勸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公曰：嗟！人無譱，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敘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牝牛馬，杜乃獲，敘乃穿，無敢傷牝，牝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書序〕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漢書〕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善爵命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

【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周書】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殯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

叔于郭淩。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旻父宇于東。

【史記】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

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書序〕康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康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歸禾。嘉禾。鸞皆亡。史云唐叔。序云康叔。

必有一。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史無周公居東及迎歸事。而敘鴟鴞之詩於定亂之後。

誤。皆其舛。

【詩】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疃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縈。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詩序〕東山。周公東征也。

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朱子云。此周公勞歸士之詞。非大夫美之。〔薛君章句〕鸛。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咍。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詩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朱子云。此歸士美周公之詞。非大夫惡四國之詩。

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詩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朱子云。此歸士美周公之詞。非大夫惡四國之詩。

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詩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朱子云。此歸士美周公之詞。非大夫惡四國之詩。

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詩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朱子云。此歸士美周公之詞。非大夫惡四國之詩。

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詩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朱子云。此歸士美周公之詞。非大夫惡四國之詩。

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詩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朱子云。此歸士美周公之詞。非大夫惡四國之詩。

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詩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朱子云。此歸士美周公之詞。非大夫惡四國之詩。

【史記】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薄姑。○成王政。將薄姑。篇俱亡。史敘踐奄於周公歸政之後。孔傳亦云。成王即政。淮奄又叛也。前編不以爲然。書於東征之後。今從之。〔帝王世紀〕淮夷。徐戎及奄叛。王乃大蒐於岐陽。東伐淮夷。

【書】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懣曰。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皆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觀。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聞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

天之命。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嬰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般多士。今爾奔走臣我。豎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尙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遜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書序〕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前編云。多方敘稱王來自奄。多士書曰。昔朕來自奄。則多方在多方之前也。自孔安國以來失之。胡氏大紀。獨敘多方於前。多士於後云。

【史記】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卽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我西土。我惟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隨筆〕子夷羊在牧。飛拾四野。〔周書〕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也。南望塗于三塗。北望望于有河。○史注引

·與今本異。〔淮南子〕武王克殷。欲築宮於。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紳其貢職者。迫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

成王在。使召公復

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大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

【書】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臚。越三

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

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

牛一。羊一。豕一。〔書序〕成王在豐。欲宅洛邑。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

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

我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

既定宅。佯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書序〕召公既相

周。使來告卜。作洛誥。○召洛。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此召誥文。前編謂以王

二誥相爲終始者。故宜合而紀之。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

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佚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勳。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般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審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厥旣命殷庶。庶殷丕作。○此召誥文。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周公成勤。乃洪大誥治。○此段錯簡在康誥之首。荀氏以爲洛誥之序。前編定爲梓材之序。

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

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茲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爲厥疆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牖。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

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梓材之書。本出伏生。而大傳

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孔安國考定。以爲成王命康叔。後人多疑之。吳氏謂自王其效以下。似洛誥之文。蔡氏謂自今王以下。乃人臣告君之語。金仁山氏斷其爲召誥所稱命侯甸男邦伯之辭。其敘錯簡在康誥之首。而衍王曰封三字。無不脗合。前編論之詳矣。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瘵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

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冲子嗣。其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

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曷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戒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此召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佯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敍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佯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致汝于棗。民彝。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篤敍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

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愷祀。王曰：公功業迪篤，罔不若時。○此洛誥。周公歸周。迎王曰：公，予小子其退。

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

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

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

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予，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此洛誥。成王在洛，留公而歸周之辭也。 俾來愷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

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俾殷乃承敘萬年，其永

觀朕子懷德。○此成王在周，命寧公而公復之之辭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

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

七年。○此史臣記載之辭也。洛誥一篇，紀敘散亂，常有闕文錯簡。○晉書東晉傳云：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

【周書】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周室克延，俾中天下宗，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

十丈，鄠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剌山，以爲天下漑，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分以百縣，縣

有四郡。郡有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郡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農居鄙。得以庶士。王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凡工賈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爲。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苴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削土于周室。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常。復格藻。棧。移旅盈。恣常畫。內階玄陛。堤唐山廡。應門庫臺。玄闈。前編。以今本考訂。〔帝王世紀〕成王定鼎于郊。其南各定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

【尙書大傳】周公將作禮樂。僂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道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

【尸子】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祀明堂。假爲天子七年。

【荀子】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扆而坐。諸侯趨走堂下。

【說苑】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

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
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
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關
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
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
恠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呂氏春秋】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文
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惟以身下士邪〔白虎通〕周公背讓

輔於弱主。〔荀子〕周公之狀。身如斷菑。〔宋符瑞志〕武王沒。成王少。周公旦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神鳥風凰
見。芟莠生。乃與成王觀於河洛。沈璧禮畢。王退俟。至於日昧。榮光並出幕河。青雲浮至。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
坐之而去。禮於洛。亦如之。玄龜青龍皆光止於壇。背甲刻書。赤文成字。周公授筆以世文寫之。書成文消。龜墮甲而
去。其言自周公訖於秦漢盛衰之符。麒麟游苑。鳳凰翔庭。成王授琴而歌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
王兮恩澤臻。子胥樂兮民以寧。〔鹽鐵論〕周公時。天下大平。丘
陵高下皆熱。周公大平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史記】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而倍依以朝諸侯及七
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銅鞮如畏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
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

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慎乎。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其民皆可誅。作此以誡成王。

王之書。史引無逸多士之文。復相參亂。今刪之。按本紀云。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大史公何自相違謬也。於彼不應云作無佚。於此不當云作多士。

○周公奔楚。經典無聞。蓋時人諱金縢之事。史不能擇也。多士亦非誠

【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

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肯訓告。肯保惠。肯教誨。民無或肯譎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尤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以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書序）周公作無逸。○大紀在十一年。

【淮南子】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屨。以臨朝。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子之位。負扈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踐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其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扈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四海。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爲。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

【荀子】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

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爲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次序節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爲。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曰鄉有天下。曰君臣易位。猶未免諸子之見。

【尸子】周公酒肉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聽樂而治。國無勞事焉。

【鬻子】政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君子之戒也。

【呂氏春秋】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

【史記】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

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得也。○史敘風雷之變於此尙書也。〔書序〕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王葬于畢。告周公。作將寯姑。○其篇亡。

【禮記】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篚。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橐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是故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

赤夏后氏駱馬黑鬣。般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氏性尚黑。般白牡。周駢剛。泰有虞氏之尊也。山
壘。夏后氏之尊也。著。般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般以罍。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雞夷。般以罍。周
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般以疏勺。周以蒲勺。土鼓。黃桴。鞀。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
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宮之廟。武世室也。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
序也。瞽宗。般學也。頤宮。周學也。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夏后氏之
鼓足。般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夏后氏之龍箏。虞般之崇牙。周之璧翬。有虞氏之
兩敦。夏后氏之四璉。般之六瑚。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梲。夏后氏以嶷。般以楨。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楛豆。
殷玉豆。周獻豆。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般火。周龍章。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般祭肝。周祭肺。夏后氏尚
明水。般尚醴。周尚酒。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般之崇牙。
周之璧翬。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
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明堂位。○此篇侈言魯用天子禮樂。先儒以爲多誣。昔者周公且有勳勞於
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
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
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祭統。

武王滅殷。七年而崩。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攝位以聽政。處危疑而不辭。未遑爲身計也。既而四國流言。公居東以辟之。天誘其衷。成王感悟迎歸。爰始東征。以靖殷亂。向使當日王疑不釋。周公不歸。東山之斧不破。殷孽之氛不除。骨肉之難作。疆場之變起。周室尙可問乎。議者以武周滅殷而封武庚。其謀爲不審。命監而使三叔。其智爲不足。噫。此以成敗論事。非武周之心也。周之弔民伐罪。惡惡止其身而已。不欲絕其世也。故立武庚以存殷祀。倘以爲可疑而置之。是殷祀不得存也。於是分殷故都爲三監。監之。固殷制也。而所使又吾之昆弟懿親。倘以其將畔而疑之。孰不可疑者。是殷祀猶不得存也。惟武周以仁義立武庚。故以誠信使三叔。不幸沖子嗣位。周公居內攝政。管叔乃從而閒之。君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吾非嗣王之叔父乎。此管叔之不肖也。而武庚實嗾之。播流言以基王室。武庚矚其內難。以爲殷緒可乘而復。三叔可閒而用。此武庚之愚也。而管叔實藉之。同惡相濟。訛言煽惑。淮夷徐奄羣起而附之矣。當其叛也。同叛而不同情。武庚意在復殷。必且激其頑民。以中興恢復之名。而資三監爲羽翼。管叔意在撼周。必且惑其國人。以除惡君側之說。而借武庚爲聲援。淮夷徐奄。又意在取魯。必且外張應殷之勢。內窺新造之邦。而倚武庚三監爲犄角。相挺而起。以亂助亂。同歸於亂周而已。當是時。周禍烈矣。邦君御事。懷艱大之疑。王宮君室。謀自守之計。若然。將棄東國於不問。養寇資敵。患莫大焉。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是以周公大誥。決策東征。匪龜卜之是恃也。亦惟釋羣疑而作忠勇之氣。期於殄賊。

而已矣。惟時魯公誓師征淮，以離四國之黨，而康叔守邦於衛。史稱其扞祿父之難，四國所以不能長驅西指，旋就誅滅者，安知非康叔牽制之力哉！抑大誥之書，言殷亂而不及管蔡，何也？不忍言也。不忍言而卒誅之，何也？爲王室也。象欲殺舜，止於亂家，舜得而全之；管叔以殷畔，至於亂國，周公不得而全之。故黜殷，天下之公義，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公義之不得以私親掩，是周公之不幸也。亂既平矣，周室復寧，於是營洛作都，以成武王之意。三塗嶽鄙之間，居天下土中，以爲四方朝貢道里均也。遷殷庶於新邑，使之丕作趨事，而誥告之辭，不勝其諄切。豈弟焉，以微子紹殷後，而封于宋。宋故亳都，亦商之舊國也。成王周公，方且坦然命之而不疑，卒奉桑林，以克永世，非聖人之盛德，能如是乎？抑又考之書載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雖所誥不同，大抵爲殷人作也。讀泰誓，武成，見周之取殷甚易，及讀八誥，又見周之安殷甚難，豈其紂虐方熾，民迫於膏火，故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既定，乃徐思殷王之世澤而不能忘乎？若是，則周之頑民，殷之義士，卽再四申諭，革面未必革心，周之隱憂，正未已也。然考殷周之際，實有不盡然者。殷自武乙再徙河北，國尤衰弊者四五十年，至紂立又三十年，乃決潰而蹙其斃。周則世德日積，仁聲日著，殷則惡德日增，虐政日聞，故殷之天下，非周取之也。殷棄而周得之也。當時殷之良民，未嘗不服田力穡，安居說服，而頑嚚梗化者，特噍嚭醜酒，逋逃竄冗之流，未服厥辜者耳。加以紂所寵任，豪室巨族，怨周之不已用也。借復殷之名，鼓倡浮言，羣不逞

從而和之。故曰頑民。頑固難化之名也。周不忍輕殺。必欲使之變移歸心而後止。不憚反覆誥戒。此所以爲忠厚之至也。周公之東征也。黜殷踐奄。三年然後定。歸而治官營洛。誥告庶殷。蓋日不遑暇焉。若其遭變辟位。陳七月之詩。致政歸老。進無逸之訓。忠愛勤勞。歷常變。初終如一日也。故周家之業。文王經之。武王定之。成王成之。而先後輔翼之。則周公也。化洽政治。卜世靈長。非公其孰與歸。